



מאיר שלו
יונה ונער

耶路撒冷之鸽

[以色列] 梅厄·沙莱夫◎著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מאיר שלו
יונה ונער

耶路撒冷之鸽

[以色列] 梅厄·沙莱夫◎著
毛路◎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耶路撒冷之鸽 / (以) 沙莱夫著; 毛路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086-1381-9

I. 耶… II. ①沙…②毛… III. 长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IV. 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6711 号

A Pigeon and A Boy by Meir Shalev

Copyright © 2006 by Meir Shalev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08 by China CITIC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Global Literary Management,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耶路撒冷之鸽

YELUSALENG ZHI GE

著 者: (以) 梅厄·沙莱夫

译 者: 毛 路

策 划 者: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楼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7-6063

书 号: ISBN 978-7-5086-1381-9/I·78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第一章

1

“忽然，”身穿白衬衫的美国老人说，“忽然，一只鸽子飞过那座地狱的上空。”

大家都沉默了。从他嘴里蹦出的让人意外的希伯来语和鸽子让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甚至那些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的人。

“一只鸽子？什么鸽子？”

那个老人具有美国人才有的粗壮身材和黝黑皮肤，脚上穿着软皮鞋，顶着一头浓密的白发。他指了指寺院的塔楼。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他仍记得这里发生的那场可怕的战争。他说：“要忘掉它们，对我来说是永远不可能的。”并不只是厌倦和恐惧，并不只是胜利——“一场胜利能让双方都为之愕然。”他说——还有那些过后才能显出重要性的很小的细节。比如：那些四处乱飞的子弹，有时它们会打到寺院的钟上，也许就是故意打到那上面的。“就在那儿，就是那座钟！”然后，钟声就变得非常尖利，古怪的声音虽然越来越弱，但在黑暗中迟迟不肯散去。

“那鸽子呢？”

“非常奇怪的声音。开始又尖又高，似乎连那座钟自己都感到

吃惊，然后声音弱了下去，呻吟着，但并未消逝，直到第二次敲钟。我们的一个伤员说：‘钟一般应该是从里面敲的，不是从外面。’”

他自顾自地笑了笑，好像刚明白过来一样。他的牙没剩几颗了，就那样它们还出奇的白，只有美国老头儿的牙才会那样。

“那鸽子怎么了？是什么样的鸽子呀？”

“我百分之九十九地肯定那是一只信鸽，一只帕尔玛赫^①的信鸽。我们打了一夜的仗，早上，太阳升起来两三个小时以后，我们突然看见它飞了起来。”

大家没想到他的希伯来语讲得还挺好，除了一些口音。不过他用英语习惯讲出“信鸽”时，听起来要比用希伯来语的方式更动听和恰当，即便提到的那只鸟就是属于帕尔玛赫的。

“你怎么能肯定呢？”

我们中间有位驯鸽员，他是一位鸽子专家，背着个小小的叫鸽笼的东西。也许在他临死前，他想把这只鸟放了，也许那个鸽笼破了，那只鸟飞走了。

“他死了？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这里的死法可不少，就看你撞上什么了：也许是一颗子弹，要么是炮弹碎片，也许是你的脑袋，再不就是你大腿上的主动脉。有时，你当场就被击毙了，有时真的很慢，你被击中后得等上几个小时。”

他那双黄色的眼睛盯着我。“不可思议，对吧？”他咯咯地笑着说，“我们和信鸽一起奔赴疆场，简直就像在古希腊。”

① 以色列的准军事部队。——译者注

忽然，战士们在那座地狱的上空看见了一只鸽子。在滚滚硝烟和漫天尘埃中，这只鸽子起飞了，越飞越高。飞越了呻吟和叫喊，飞越了寒冷空气里霰弹的低语，飞越了子弹划出的那些看不见的弧线，飞越了爆炸的手榴弹、轰鸣的步枪和猛烈的大炮。

那是一只看起来很普通的鸽子：蓝灰色的羽毛，猩红色的爪子，翅膀上镶嵌着两条犹如祈祷者披肩一般的深色纹路。她和其他一千只同伴都没什么区别，和任何一只鸽子都很相似。只有专家的耳朵才能听出那对翅膀拍动的力度要比一般鸽子强一倍；只有专家的眼睛才能看出这只鸟胸腔的宽厚，或是她延伸至头上的浅色羽毛的特征。只有热爱鸽子的人的心才能明白这样一只鸟内在的渴望，她的行程和她锻造的力量。但她的眼睛已经瞎了，耳朵已经聋了，心已经空了，静止了。只有她——那只鸽子还渴望着回家，那也是她最后的愿望。

向上！最重要的就是向上！越过战火和硝烟，越过那些伤者，他们的躯体满是洞眼，被撕裂，被烧毁，然后是沉寂。越过那些灵魂已经消逝的完整躯体，越过那些死去的人，很久以后，他们将随着那些记得他们的人的死去，再死去一次。

向上！高高地、远远地，在那里，炮火将变成微弱的滴答声，叫喊将变得柔和，火药味和烟雾也将消散。在那里，死者们一个个重现，就像是从同一个模子里倒出来，而那些活着的人将把他们丢下，各安于命。他们奇怪自己做对了什么因此活了下来，而他们的同伴又做错了什么因此非得死去。然后，他们环顾四周，接着是家

的方向，信鸽们径直飞去的地方。归途呀，她的心颤抖着，却又充满了勇气。金色的眼里带着恐惧，但仍倔强地睁着，明辨着地面上有用的标志，透明的辅助眼睑紧绷着，让眼睛不会因强光和灰尘而失明。短翘的尾巴上有另一根细细的条纹，说明着她的古大马士革血统。圆圆的小脑袋，充满了渴望和回忆：鸽舍、鸽巢、同伴的咕咕叫声、鸟窝和雏鸟那温暖的味。一个年轻女子在饲料槽上挥动的手，盒子里的召唤着她的种子，女子扫过天空迎接她的目光，还有那让她感到慰藉的呼唤：“来呀，来呀，来呀。”

“不仅是我，我们都看见她了。”美国老人说，“他们肯定也看见了，因为所有的武器一时都陷入沉寂。我们的和他们的。没有一杆枪开火，没有一颗手榴弹爆炸，所有的嘴也都停止了嘶喊。那么安静，我们甚至能听见她的翅膀在空中挥动。在那一刻，每双眼睛都跟随着她，每只手都指向她，因为这只鸟做了我们都想做的：回家。”

现在他非常激动，不停地来回踱步，他的手指深深地陷入他那一头狮毛般的白发。“毕竟，那就是她：一只信鸽。那就是她渴望和知道的全部。她起飞了，并不像书中经常描写的那样，信鸽在找到正确的方向前，会在空中飞一个大圈。她从那里直接飞了起来，毫不拖沓，就像一枝朝西北方向射出的箭，如果我没记错方向的话，没错，根据那天的时间和太阳来看，我是对的。就是那个方向。你不会相信她消失得有多快。”

仅仅是几秒钟的事情。她带着强烈的渴望飞快掠过。前一刻还在那儿，然后就飞远了。派出她的人已经躺在了地上，但那目光仍追随着她。钟声还在回响，拒绝消失，最后的几个声调还在荡漾，一直延伸到远处安静的海上。这只蓝灰色的鸽子在地平线上和自己的影子合为一体，然后消失了。在她的下面，那些手指又回到了扳机上；那些目光又回到了瞄准镜上；那些枪管又重新轰鸣起来；那

些嘴或是又呻吟起来，大口大口地吸着气，或是尖叫着，做最后的喘息。

现在这个老人转向他的朋友，重新说起了美式英语。他连说带比划：“就在那边的某个地方，凤梨树后面。”或是“就在这儿。”他说，一辆装有机枪和大炮的伊拉克装甲车“在这里横冲直撞，就像这地方是它的一样”。然后他以慷慨的东道主姿态示意：“就在那里，我端着枪曾躺在那儿，就是那个屋檐角下。但是那幢楼上有个狙击手，他让我挨了一枪。”

他以那个年纪的人少有的灵巧，弯下腰卷起了裤子，露出脚踝和膝盖之间的两块深色伤疤。“看见了吗？这儿。小的这块是子弹进去的地方，大的这块是它出来的地方。我们的一个工兵把我抬到了他的后面，回去接替我的位置时被迫击炮打中了。”他又转用希伯来语对我说：“一个比我还高还壮的人，这可怜的倒霉蛋被炸成了两半，立刻就死了。”

他讲述着，释放着那些在心中禁锢已久的记忆。他让它们透透气，伸伸懒腰，看看它们形成的地方；他让它们争吵、比较：哪些改变了？哪些甚至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哪些值得保存下来，哪些已没有这个必要。

“那么那个带来鸽子的人呢？”我追问道，“那个驯鸽人，你说他死了？你看见他到底是在哪里死的吗？”

那双眼睛又盯住了我，那双黄色的狮子般的眼睛。一只棕褐色的大手绕着我的肩膀，另一只举起来指向一处。那只手臂上满是老年斑，指甲发黄，手腕上戴着一块银质手表，白色的袖子卷到了手肘处。不难想象这样一只手怎样握紧步枪，怎样轻拍孙儿的头，怎样重捶桌子，怎样搂着女人的腰，抚摩她们的大腿。

“那里。”

突然一阵让人舒服的暖意流过我全身，那感觉就像父亲的目光

注视着自己的儿子，父亲的手从孩子的头滑到肩膀，指引着他，给予他力量和支持。

“哪儿？告诉我确切的位置。”

他俯下身，就像我生活中所遇到的所有那些高个子对矮个人说话时一样。“那儿。就在草地边上和荡秋千的那些孩子之间。看到了吗？那里曾有个小石屋，长宽都不足六七英尺，是园丁的工具棚。”我们都埋伏在院子和寺院房间里，而对方的留守部队隐藏在巷子另一边的那座建筑里。就算你只是伸出鼻子，那辆坦克也能马上把你打爆。天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个驯鸽人走了出去，到了那儿。事后我们就在那里发现了他。”

3

我在那里再也待不下去了。我把他们带到希伯来传说中的巨兽巢穴，我妻子把她给我买的那辆雪弗莱多功能车也取名为巨兽。然后我们向耶路撒冷的德属殖民地进发。

现在我感到极度疲惫，一小队人比一大车的人更麻烦多事。我们的一天从特拉维夫开始了。然后我们去了赫尔达集体农场，有个车队的故事正是以它为名。我们在阿雷尔观察站短暂逗留，吃了一顿简单的三明治午餐之后，又驶进伯玛路，开始了去哈马斯瑞克和夏尔哈加伊要塞的颠簸，那里将有更多的景色，我也得作更多的讲解。

我把他们从那儿带到了科亚阿纳维姆的帕尔玛赫公墓，然后进入耶路撒冷。我们到了那座寺院。我带着的六个美国人中最年老的那个参议员、他的助手、顾问和三个商人，他们全都是外交部的客

人。让我吃惊的是：参议员曾是帕尔玛赫的一员，在那场战争中战斗过。而我正试着向他们讲述那场战争。让我吃惊的是：就在那里，那只信鸽突然从他记忆的鸽巢里飞了出来。

“您认识他吗？”我问道。

“谁呀？”

“起先您告诉我们的那个驯鸽人。”

他的脸出现在我的“巨兽”的后视镜里。“不太认识。他并不属于战斗部队。他只是来我们团建鸽舍的。他们说他挺专业，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和鸽子打交道了。”

他的眼睛不停地打量我，让我像被钩子钩住一样无法动弹。“我甚至不记得他的名字了。我的其他许多朋友都在战争中死掉了，再说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的车转向左边，朝着德属殖民地公墓那边的车尾灯亮了。幸好拥挤的人群——伦芬人和腓力斯人，英国人和德国人——和车流让我们慢了下来，让我能想出话来打破僵局：“先生们，请注意大门上刻的《圣经》经文。在那边有一个旧的耶路撒冷火车站，现在已经废弃了。但我小时候曾和母亲一起从那里坐车到特拉维夫。我们坐的还是蒸汽火车呢。你们相信吗？”

那辆火车轰隆隆地走得很慢，在山谷的铁轨上咯吱咯吱地迤迤而行。我记得边境上阿拉伯人的那些被照顾得很好的一小块一小块的蔬菜地和下水道积水上泛着的泡沫。风吹起蒸汽机产生的灰尘，而你把它们从头发上掸掉，满心欢喜：我们回家喽，回特拉维夫……

在面包、煮过头儿的鸡蛋和土豆的气味中，我又故地重游。过去总是带着那些东西上车。我的额头战栗着，就像现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的战栗一样。就猜到你会轻轻敲打鸡蛋，那是你最喜欢的小动作。“啪！”你又喊又笑。每次你的大笑都让我为之愕然。你的手

指在蜡纸里沙沙作响，搓撒着盐。还有那首你用孩子的腔调唱的儿歌：发动机轰隆，轰隆隆/快坐下吧！说你呢！随着耶路撒冷逐渐远去，你笑逐颜开，那是欢喜和满足的微笑：回家喽，回特拉维夫。

是的，他们当然相信。为什么不呢？这次旅行计划得很周到，三明治、咖啡和果汁都在安排好的时间地点等着他们，一路上还有导游可靠、详尽的讲解。在实验电影院的咖啡厅，已经预约好桌子，日出和风景也如约出现。那是锡安山，那边有大卫的坟墓，如果有人对此类景点和故事感兴趣的话，下方是苏丹的水塘，还有为炎热和干渴带来水源的古代水龙头。

那边，摩押的群山在落日的余辉下变成了金色。“是的，它们近在咫尺，似乎触手可及。那里是摩西站在内瓦山上俯瞰乐土的地方。他也觉得它们近在咫尺，只不过是另外的一边。”

“也许那就是你们真正的问题。”旅游团里的一位商人说。他穿着一件可笑的满是口袋的旅行背心，游客和外国记者就爱穿着这种款式在中东晃来晃去。“这儿所有的东西都又小又挤，以至于从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地方。”

导游像妈妈一样，我是不能犯错的。不能忘记用“的确”来回答，用“太正确了！”来恭维。的确，人群、事件和回忆让这里显得又狭小又拥挤。“我也许应该加上：以犹太人的方式。”然后他一会儿讨论历史，一会儿说语源，一会儿讲事实，一会儿又谈传说。然后又讲起了欣诺姆谷，或黑尔。他说起了在那里举行的电影节和《圣经》派信徒的坟墓，还有莫勒克那可怕的用孩子来献祭的仪式。谁点了冰咖啡？可怜的小受害者在祭坛上大声哭喊。

夜幕降临，我把这一小撮尊贵的客人安顿在大卫王酒店。外交部那位提议进行这次访问的员工告诉我，一位国会要员会和他们共进晚餐，“事实上，他来自反对派。”然后他会进行一次演讲，并回

答代表团关于当前时事的提问。“因为外交部长坚持认为他们应该听取不同的意见。”

我走进为我订的房间，并不是所有的旅行团都像我们的团一样慷慨。我洗了个澡，给家里打电话。响了六声，只有我自己的一声叹息：没有人接，莱欧拉不在家。也许她在家，只不过她知道是我，不想接电话。也许是这个电话本身又一次认出了这个打电话的人，它选择了忽视我，保持沉默。

“喂，”我说，“喂……”然后：“莱欧拉？是我。如果你在，劳驾你接电话吧？”

但是只听见我自己的声音——冰冷而礼貌——回答：“这里是莱欧拉和耶尔·门德尔松家。我们现在无法接听电话。”我的声音之后，是她——英国风格的不耐烦却很迷人的嘶哑声音：“请在嘟声后留言。”

我挂断了电话，拨通了蒂拉的手机。蒂拉从来不说“喂”，有时是“嗯”，有时是“请稍等会儿”，然后能听到她给别人下命令，我会愉快地听着。

“好吧，”她说，“现在我有空了。”

“你为什么不来耶路撒冷呢，蒂拉？他们给了我一张超级大的床，这里还有满月和能俯瞰老城墙的窗子。”

“亲爱的，是你吗？我还以为是公共建设工程部的那个讨厌的工程师呢。”

蒂拉从不说我的名字。有时她叫我耶拉尔，我们还是孩子时她父亲就那样叫我。当他看见我们时，他总会说：“这是耶拉尔和蒂拉尔”，而有时她会亲切地叫我亲爱的。

“是我。另一个讨厌的人。”

她笑了。现在她终于确定了：不是那个讨厌的人，而是这个讨厌的人。听到蒂拉笑，我很高兴。我把这当成是一种赞美，因为她

因我而笑。

“你在哪儿？”

“大卫王酒店。你来吗？”

她又一次笑了。确实是个好主意，她、我、床和看得见满月和老城墙的窗子，多诱人的主意。但是第二天早上他们要在海法湾的一个工地上浇混凝土，她得见两个国防部的人，一个是工程部的蠢蛋，一个是财政部的老实人。“我一直希望能在我们的房子里见面，因为我们得一起作一些决定。”

我跳过“我们的房子”，问她是些什么决定。

“大体来说是地砖、窗框和墙的颜色。别担心，我会拿主意的，你只需要赶到那儿就行了。”

“明天我弄完这些美国人的事就去。”

“他们怎么样？”

“你不会相信的：他们中的一个人参加过帕尔玛赫。”

“你爱我吗？”她调皮地问道。

“是的。那个也是的。”她还没像往常一样说出下一个问题“你想我吗？”我已经抢先回答了。

“你想听听我们已经为翻新房子做了些什么吗？”

“我得跟你说说那个人突然告诉我的事情。”

“睡觉时才讲故事呢。”

“我已经在床上了。”

“我是说我们俩都在床上的时候，不只是你。明天晚上，我们一起迎接满月，我会听你说每件事。还有，给我带些格利克杂货店的夹着煎蛋的三明治，多放点盐，上面的辣椒烤久一点。告诉他们那是为我准备的。别忘了说：这是给门苏拉姆·福里德的女儿的。”

我穿好衣服，看了看镜子中的自己，决定不去管晚宴和那个来自反对派的国会要员还有他的不同意见。我脱下衣服，又爬回我的

大床，对着满月和老城墙，懊恼地打着断断续续的盹儿。醒来的时候觉得比之前更累，我穿好衣服向楼下的酒吧走去。

4

那头老狮子带着警惕的神情和须后水的味道，潜伏在大厅角落的扶手椅里。他的眼睛和手表在昏暗的光线下闪闪发光，他白色的鬃毛上裹着头巾，皱纹很深，白色的眉毛很浓密。

“我等你很久了。”他说着，起身向我问候，尽管不能确定是出于礼貌还是为了提醒我，他——在年龄、身高和知识上——的优势。我没见过的他见过，我没听过的他听过。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回忆，而我只有团团臆想。

“我曾为一个重要的美国代表团工作，”我告诉他，“他们从来没提到过一个在帕尔玛赫服役的人。”

“我想要感谢你，”他说，“从那以后，我几乎没去过那些地方，我曾认为那对我来说很艰难。”

“再艰难也肯定没有打仗的时候艰难吧。”

“你肯定会吃惊的，但是在某些方面那时要容易些。我曾是个毫无经验的年轻人，非常渴望见识一下战争，准备接纳一切，并且能很容易摆脱伤痛。我就是一场战争的理想战士：一个没有大肚皮，没有大脑，没有孩子，没有回忆的人。

“那今天对你来说最艰难的是什么？是在墓地还是寺院？”

“寺院。在墓地至少有一件好事：他们死了，而我还活着。我曾经为此感到内疚，不过后来不了。”

“他也埋在那儿吗？”我问道。

“谁？”

“今天你告诉我的那个人，那个和你一起战斗过后来又死掉的驯鸽人。”

“孩子！”他叫了起来，“这就是我在这里等你的原因，为了告诉你我记得的东西，开始我们都叫他孩子。”

“那他的名字呢？你能描述下他吗？”

“他的长相吗？恐怕不能了。记不太清他的特征了。人们叫他孩子是因为他个子矮，而且圆圆胖胖的，不过有个约旦谷来的人告诉我们，他在学校和农场的时候别人也这么叫他。他总是在他的那些鸟身上忙个不停，他从不让任何人接近鸽舍，因为不想吓到它们。

“他跟我们解释说得让鸽子们爱它们的家，不然它们就不会回家。你瞧！我跟你一说起这些，越来越多的记忆就回来了，但我就是死活想不起他的真名来。”

在寺院的时候老人靠在我身上，空气中弥漫着那八十岁的捕食者的气味：巧克力、薄荷、酒精和须后水的味道，还有半生不熟的肉味，里面还带着血腥，外面却已经煎好了，他是一个不吸烟的人。我的鼻子告诉我他的衬衫是用艾沃里洗的，我妻子用它洗内衣。但衬衫下面的身体却曾被战火的硝烟、路上漫天飞舞的尘埃和篝火的灰烬所包围。

“你知道，很明显，随着越来越年老和迟钝，越来越多的东西浮出水面。我们忙得从来没睡过一夜整觉，而且我们的劳动分工明确：那些没去打仗的人为那些去了而没回来的人挖墓。我仍能听见镐在山谷里的声音，金属撞击岩石的声音，甚至比枪声更清晰。你不停地挖呀挖呀，你甚至不会去想谁将躺在那里。顺便说一下，他也是定期的挖墓人之一。”

“谁？”

“孩子。毕竟，在寺院那次以前，他并没有和我们一起战斗，所以他为那些战斗了的人挖墓。坟墓应该在早上小伙子们拖着尸体回来的时候挖好。死者讨厌等待。”

真奇怪，我心想。这个男人看起来并不是话多的类型。但是现在所有堆积在他内心一直等待发泄的东西都一泻而出。我想起了我年少时你告诉我的一个故事。你说词汇一旦说出，就会以很多方式增殖。有些像变形虫一样能被细分，有些则抽出了嫩芽的分支。

“那么，你呢？你是自愿从美国来打仗的吗？”

“什么？！你这是在侮辱我的希伯来语！我的老家在佩塔蒂科瓦，我还有家人在那儿。我曾毕业于以色列米科维农艺培训学校，也是帕尔玛赫第四营的预备军人。从今天的观光点来看，对那些地方，我并不比你懂得少：卡斯特尔、哥罗利阿、巴别沃德和卡塔莫，当然。后来战争结束了，海法的科研所没有接收我，所以我去了美国学习工程学。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女孩，她父亲给了我一份工作。”

“你们真的曾叫他孩子？”我说道，企图打断他的喋喋不休。“你们今天下午谈论的那只鸽子也真的曾是他的？”

“我看你真的对那个驯鸽人很有兴趣，”这位年老的美国帕尔玛赫人说，“你认识他吗？”

“怎么可能？那时候我甚至都还没出生呢。”

“那你对他什么地方感兴趣呢？”

“我是对那些信鸽感兴趣，”我告诉他说，“也许是因为我一直带着那些追寻候鸟的鸟类爱好者在这个国家到处转的缘故吧。”

他眼中的金色暗淡下来，取而代之的是蓝色的忧伤。他的皱纹也变得柔和了，他的神情更加友善了，渴望能讲述更多的东西。虽然他自己没意识到，他也还是想给人以慰藉，去解释、去治愈什么。

“我们死伤无数，差点就没打赢那场战争，”他说，“甚至一些可怜的修女也被杀了。在生还者中还有一个关于这个的笑话：像我们一样，修女们为耶路撒冷而死；像我们一样，她们死时仍未破处。打了一夜的仗，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们不仅没有受到鼓舞，反而更加绝望了。在日光下，我们能看见对方有越来越多的援兵，还有一辆装有机枪和大炮的装甲车。最糟的是，我们能清楚地看见我们伤员的真实面目，我们知道谁将可能活下来，谁肯定会死去。已经有许多战士倒下了，我们开始想知道如果上面下了撤退的命令会怎么样：我们应该带谁走，对那些我们不能带走的我们又该怎么办。然后，好像是上天带来的奇迹，广播发射器又开始工作了，并且宣布阿拉伯人已经和他们的总指挥官一起开始从整个地区仓皇撤退，我们只需要再坚持一小会儿。我还能告诉你什么呢？最后我们是赢了，但是赢家却比输家更为吃惊。”

“至少这个结果还是让你开心，对吧？”

“我们可没有时间和精力庆祝胜利。我们站起来，开始安排清理工作。突然，一扇小门开了，三个修女站在外面。其中两个拖着她们姐妹的尸体走了进来，另一个拿着一瓶水和一些喝水的杯子走到我们中间。她又老又瘦小，差不多可以说是个侏儒，穿着一身拖到地上的黑色袍子。整个画面是：我们，所有那些受伤的和死去的人，这个修女走来走去，就好像我们在一个鸡尾酒会上，而她正给大家提供酒水。她一直不停地说‘尼诺，尼诺’，我们根本不知道尼诺是什么意思。不过我们知道我们赢了，因为她走出来给赢家送水。你明白吗？如果我们输了，她就会给阿拉伯人送水。”

“尼诺是水的意思，”我告诉他，“在希腊语里。”

“原来如此，”他轻声地笑了，“一位导游应该知道用各种语言说‘水’。也许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些希腊的鸟类爱好者，也许他们会口渴。”